

父亲的励志格言

□王国梁

多年里,父亲一直有一句口头禅,也是他的励志格言: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父亲把这句话当成至理名言,并且用它来指引自己的生活和人生。

那年,父亲第一年种草莓,没想到种出的草莓长势并不好,跟邻居家的比起来,逊色得很。父亲不声不响从县城买回来一本草莓种植的书,他相信科学种植才是硬道理。那本书的封面上有一颗硕大的红草莓,父亲每天捧着书看。母亲喊他吃饭,他都顾不上。有一次,母亲把饭端到他面前,他竟然疑惑地说:“怎么还吃饭?不是吃过了吗?”母亲嗔道:“看书把你看呆了?连啥时候吃饭都不知道。整天就知道看,书能当饭吃?”父亲头也不抬,说: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我就不信,咱种的草莓比不上老李家的。”父亲还指着书的封面笑嘻嘻地打趣说:“瞧,书里有大草莓,就当是我的饭了!”

父亲潜心研究草莓种植,第二年种的草莓长得特别好,

满地都是又大又红的草莓。路过的邻居都夸:“老王家的草莓是咱村的头一份儿啊!”父亲听了,满脸欣慰。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信奉的励志格言: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

父亲经常说,人活着是需要点精气神儿的。他把自己的励志格言当成精神支撑,他笃信励志格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,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支撑起一个人的一生。父亲的励志格言,是对他的精神激励,也是他成功的法宝。

改革开放以后,父亲办了一家生产草纸的纸厂。父亲对造纸的工序不太熟悉,他便又潜心研究起来。他在纸上写写画画,准备前期工作。父亲忙起来就废寝忘食,昼夜不分。记得有一次我半夜起床,发现父亲还在忙。当时亲戚们都不支持父亲办纸厂,说种田的事还好说,有经验可循,可办纸厂这事太难了,十里八乡还没有人开先河。父亲依旧是那句话: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十里八乡没有,外地有人办,照样可以去取经。”那段时间,父亲到处取经,跑过很多地方。

纸厂终于办起来了,由于父亲的前期工作做得充分,我们的纸厂很快步入正轨。没几年,纸厂红红火火,风光了起来。纸厂盈利了,父亲喜笑颜开。我们的纸厂办了十几年,这些年里,纸厂又经历过一些起起落落,有一次简直陷入绝境。每当陷入困境,父亲总是那句话: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”遇到的问题,在父亲的努力下迎刃而解。

我从学生时代,就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受到影响。记得我曾在写作业的木板上刻下过很多励志格言: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“谦受益,满招损”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如此等等,励志格言能够激励人,带给人精神鼓舞,会对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我写过那么多励志格言,最后留下来的,正是父亲那句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”。这些年,我遇到的“难事”真的是数不胜数,有的事简直太难了,但想起父亲那句“只怕有心人”,再想到他潜心做事、用心解决问题的往事,我顿时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父亲的励志格言,就像是我们的家风一样,传承给了我。

母亲的遗物

□陈兆梅

我坐在老屋门前的石阶上,看着姐姐和婶婶整理母亲的遗物。她们进进出出,把母亲生前用过的东西都搬到了院子里,衣服、鞋子、帽子,针线筐子……母亲58年的人生,留下的也仅这一小堆东西。

姐姐递过一套崭新的保暖衣对婶婶说:“这套衣服是新的,我妈没穿,婶子要是不嫌弃,就拿回去穿吧。”婶婶接过衣服比量了比量,便欣然收下了。那套保暖衣是我一年前寄给母亲的,这套衣服历经大半个月才到母亲手里,我在电话里问母亲合身吗?母亲高兴地说:“又合身又暖和!我也享上二闺女福了。”等我过年回到家,询问母亲为什么没穿时,才知道母亲撒了谎。那套衣服我买小了。我怪她不早说,她却笑着摆手:“你大老远给我寄来,再换还得寄回去,怪麻烦的,我穿的时候接上一段儿袖子就行了。”说完又叮嘱我,“你在外面挣钱不容易,以后不要老想着给我买东西,家里什么都不缺,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”看着婶婶手里的保暖衣,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母亲亲切的声音,泪水顿时夺眶而出。

姐姐和婶婶把整理好的衣物堆在院子角落里,我起身走过去,伸手抚摸着这些和母亲朝夕相伴的“伙伴”,

感受着母亲残留在它们身上的气息,久久不忍离开。从落魄地主的女儿,到嫁给贫穷的父亲;从替患哮喘的姥爷干农活养家、照顾弟弟妹妹,到陪父亲没日没夜地做生意挣钱,养育4个孩子;33岁前,她是家里的顶梁柱;33岁后,一场变故让她半生瘫痪,母亲的一生充满忙碌和痛苦。我曾问母亲是否埋怨过命运的不公平,她却笑着说:“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?人活着,抱怨什么都没用了,过好眼前,能看着你们健康长大,不愁吃喝,我就知足了。”

思绪纷飞中,眼角的余光不由得落在了母亲的针线筐子上,一枚小小的顶针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拿起它仔细观看,银白色,上面布满了一排排整齐的小坑,母亲常年戴着它做针线活,除了小坑,整个顶针都被磨得又光又亮。我把它戴在食指上,耳边再次回荡起母亲的声音:“傻孩子,你是左撇子,天生就不是干这些活的料,好好学习去吧。”她困在病榻与琐碎里,却总把我往光亮处推;等我终于能张开翅膀,想带她去看她没见过的风景时,她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。我握着这枚小小的顶针,唯恐再将它遗落。哥哥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:“妈不在了,你还有我,还有咱姐。”我恍然大悟,是啊,我们一母同胞,血脉相连,是母亲留给彼此的,最宝贵的遗物。我要跟着他们,好好替母亲看世界。

猫冬

□朱辉

“猫冬”这个词据说产自东北,指的是东北农村每逢冬季,农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户外活动,大家就“猫”在屋子里唠嗑度过漫长的寒冷时光。这些年全国知名的小品演员大多来自东北,“猫冬”习俗锤炼出的语言能力应该起了很大作用。

我没去过东北,但也有几个年头猫过冬。那是30年前,我在单位驻三峡经营部工作。经营部在一幢5层大楼里,门面位于3楼,正对着盘山公路。我们的宿舍在1楼,走廊里大白天漆黑要开灯,像地下室。进了房间推开窗户,却像是站在几十层高楼上,视野十分开阔。半山腰的环境,每当冬天大雪封山,大楼就像漂浮在雪海上的孤舟。只有私营中巴车,一头连着三斗坪三峡工地,一头通往宜昌市区。这种天气,楼里大多数单位都停止了经营活动,但又不能放假回家,因为都有大量应收账款等着去讨要。于是,不出门讨债的人,便会在门面或者宿舍支起一口大铁锅,乱七八糟的食材都往里放,几个人围成一圈,从中午吃到下午。稍作休息,又开始吃晚饭,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多钟。

当年我的酒量很大,两餐可以喝一斤半白酒外加几瓶啤酒。或者因为这个原因,我的饭局非常多,有时同时有几家商户请我去他们那儿吃。几年下来,楼上楼下每个房间差不多都去过。相比在东北猫冬,那时楼里商户来自五湖四海,坐在一起吹牛,信息量大得多,而且风格多样。我从1991年初开始发表文章,到1996年离开三峡,感觉语言技巧要比以前好了许多,文章发表量大增,或许正是受益于猫冬侃大山。

那年月没有互联网,交通也不方便,很多人都没有出过省,对于“外地”非常陌生。那时我们的客户中,相当比例来自东北。这些东北人大多脾气比较糙,可是大雪天的却常常给我们雪中送炭。有时架好锅,正准备喝酒吹牛,一个东北客户不期而至,送支票来了,于是一起喝起来、吹起来,晚上才走。给他们供货,价格往往比较理想,坏账率很低。有位客户来自牡丹江,在我们看来,那是个一辈子都不会去的遥远地方。另一位来自铁法,我还专门买了张全国地图,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。若干年后又找不到了,好在那时有了网络,一搜索改名叫“调兵山市”了。

或许因为气候寒冷,外加身处异乡格外寂寞,猫冬时不少人喝起酒就刹不住,常常有人喝得不省人事。好在楼里有个私人门诊,大家抬着醉酒者的四肢,送去洗胃打吊针。我想假如我在那儿再多干些年,恐怕不是英年早逝就是中风瘫痪了。

离1996年除夕还差4天,我坐长途车回省城。春节后工作调动,再也没有回三峡。一晃30年过去了,每到冬天就会想起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和炉边一起吹牛的人们。常有人说北欧因为天气寒冷、日照时间短,抑郁症病人特别多。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此,假如他们也习惯于围炉吹牛猫冬,不仅不会得抑郁症,还会诞生许多喜剧演员。

最是暖心家常味

□汪小科

多年来,漂泊异乡的我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唤醒味蕾记忆。梅菜扣肉、芽菜扣肉、腐乳扣肉、赤土扣肉……吃过大江南北似曾相识的扣肉,我仍觉得最美味的是儿时的豆豉扣肉。

我对这道菜念念不忘,是因为它仅凭岁月的本真之味就征服了我的味蕾和情感。从小见母亲做豆豉扣肉,我也成了半个“扣肉行家”,知道这道菜的精髓在食材。选五花肉不仅要好看,还得靠手感,看着肥瘦相间,还要摸起来油润适中。若不是母亲常带我去农贸市场挑挑拣拣,我哪里知道这里面的门道?上好的五花肉买回家后要做成扣肉,需经过煮、炸、泡、蒸等多道工序。除了烹调的功夫,周围的“热乎气”也很重要。小时候,家里经济拮据,肉是稀罕物。所以,每当家里做豆豉扣肉时,一家人就会热血沸腾:清淡了很久,终于又能“见荤”了。

寒冬里,母亲洗洗涮涮,手浸在凉水中冻得通红也干劲十足。“往灶里再添点柴!”“看看锅里的水够不够!”“锅里冒热气了就把肉下锅!”母亲一边兴奋地冲我吆喝,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。她凭着经验,就知道五花肉煮到什么程度即可捞出。等肉出锅后,我用手一捏,觉得肉质松软,韧性刚刚好。炸五花肉时,听到锅里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我就会凑上前去观摩,崩得一脸油也不退缩。因为在炸的过程中,我能亲眼看见肉在热油中翻滚跳跃,逐渐变色,再现出点点金黄,直到“满身尽带黄金甲”,涅槃重生。在儿时的我看来,这个过程比“变戏

法”还精彩。

炸好的五花肉出锅后,还要趁热放进酱汁里腌渍。腌到色泽红润,皮肉“回软”,再切成均匀的薄片。碗底放入豆豉后压实,再将五花肉片皮朝下,整齐地码在碗里,上蒸笼。待肉汁慢慢渗下去,豉香慢慢融上来,豉香和肉味相互交融……蒸熟出锅后,再将碗“咣当”一下反扣过来,一碗汁醇肉香的豆豉扣肉就做好了。当热气腾腾的豆豉扣肉端上桌,那油润红亮的色泽、馥郁醇厚的香味,总让我们一家人口齿生津。忍不住夹起一块来尝,初是皮酥肉烂、汁醇味厚的绝妙风味,细细咀嚼,每一口酥烂醇香的滋味都是时间和灶火的默契、耐心与温情的结晶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,吃下去满是热乎乎

的感动。这些年,我走南闯北,吃过注重本味的南方扣肉,也吃过味道丰富的北方扣肉,无论哪种扣肉,所承载的内涵都有相似之处。从选材到制作,每个步骤里都饱含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细节的追求,凝聚了烟火人家的浓浓心血和爱意。所以,一道看似普通的菜,总能勾起我的味蕾记忆。但比起儿时吃过的豆豉扣肉,它们又好像缺少了点儿什么。或许是缺少了那股亲力亲为的热乎劲,缺少了那份油烟弥漫的烟火气,缺少了家人围坐、暖意融融的亲情感。

正因为我一路寻找,一路回味,才将那儿的真味、家乡的情味深深刻进了心里。总会在某些熟悉的生活瞬间想起母亲的身影,想起老家的厨房,想起家人的欢声笑语,那是岁月里最熨帖的抚慰。